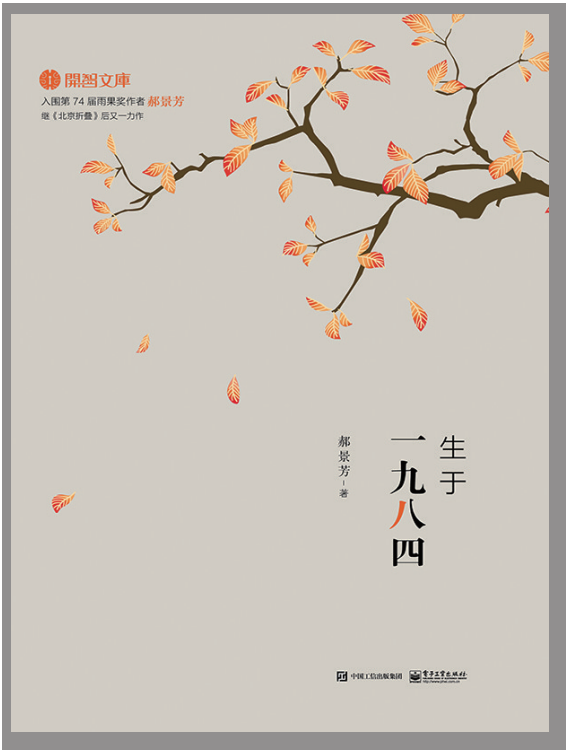


外面到底有什么？



《生于一九八四》
郝景芳
电子工业出版社

They are watching you.这是出现在乔治·奥威尔《1984》里的一个有名的句子。这句话现在出现在郝景芳的新作《生于一九八四》里。

小说关于找寻自我，一条主线一条副线交替进行。主线是普通女孩的成长经历，副线是她的父亲从1984年开始在世界各地的追寻，关于两代

人的心路历程和人生选择。

“爸爸”的部分是“我”随着年岁增长，逐渐开始好奇和关注的主题。我们的父辈经历了什么？他们年轻时是怎样的人？观察眼前的这位身材微胖、头顶渐秃的中年男子，你在他满脸慈爱的笑容中，根本想象不出他年轻时的模样。我的爸爸和那时

的多数人一样，是一个毕业即进入固定工作，一生只从事一个职业，哪儿也不去的人。一度觉得他是一个没什么大抱负没什么想法的废柴。

为什么不出去闯闯呢？

书里的爸爸正相反，他说：“我想去外面看看了。”我希望我的爸爸也能说出这句话。可是，在青春期的我无处安放自己，不停地想要出去的时候，爸爸只说：“人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。我也想出去，可我最后哪里也不去。”

在1984年女儿即将出生时，想出去闯一闯。在工厂过一辈子的生活显然不能满足他。他的不安，来自于对未来的恐惧。从他自我意识开始，他一直跟着周围人走，开始是被动，后来是主动，现在说不上是主动还是被动，只是没有别的选择。在生锈的轨道上走到终点，人生就这么完结。

“我”呢？用最烂俗粗暴的讲法，就是毕业时的迷茫。

“我只是从山顶上开始，就又被那种虚无的感觉包围了。那是一种极为熟悉的感觉：人站在山顶的云雾里，除了白茫茫就什么都没有，任何地方都无处踏脚。越无从借力，就越发焦灼。”

这种无力感你我都有。爸爸希望我走自己的路，而妈妈通常希望孩子选择最简单的道路，回家找个安稳的工作，结婚生子，平安度过余生。

“如果我知道想走什么路就好了。”爸爸回答：“我说不清。某种让我觉得……觉得有意义的好生活吧。”但“有意义”是什么，谁也说不清。

我只是感觉到自由。兴许，没有几个人感到过自由。

转而观察身边人的生活。可能会羡慕罗钊，换上好衣服出国，就能

开心起来；或者羡慕于舒，安心回家，过着体制内的安稳生活；或者是何笑，他是那种让人好奇为什么从来都很积极的人，永远第一名，理性，逻辑清楚，执行力强，从未怀疑过自己的选择，永远只有没做的事，不会不知道做什么。

她们是干脆的身影。没错，干脆。他们似乎从未怀疑过自己的选择。这世界上，真的有不知道什么叫彷徨的人。

更多的人，如同“我”，像是负面的结合体，对琐碎的日子淡漠，却没有冲破现状的决心。或如林叶，文艺青年，要一个人旅行，去彩云之南，仿佛在那儿就能找到生活的真谛。可那里有太多空荡荡的找不到自我的灵魂。

听说人在无所事事的年纪都想过这些事，后来有了正经事，渐渐就都忘却了。

周作人写过一首小诗《歧路》，“我爱耶稣，但我也爱摩西。我如果有力量，我必然跟着耶稣背十字架去了。我如果有较小的力量，我也跟摩西做土师去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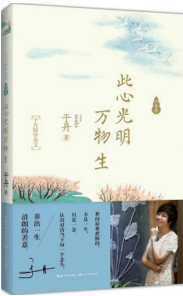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所有人都在找寻。即便处于不同的时代，年轻人的困惑也从未消失过。“爸爸”是安于现状还是出去下海闯一闯；“我”是追逐自我意志，还是选择安稳的人生。这一切和选择理想主义或现实主义一样。

书的开头说，此时的我在更改过去的我，未来的我又会更改此时的我。所以，“我”是一个在不断改变的生物。外面到底有什么？自我究竟是什么样的？

答案可能并不如我们想的那么重要。选择，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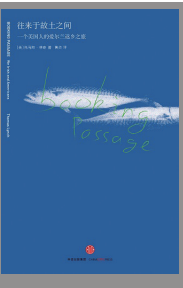
要怎么活？首先，你得踏入生活。

(来源:新华悦读)



《此心光明万物生》
作者: 于丹
出版社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本书从人生坐标的角度，将于丹私家美文集结成书。深入讨论：人性本善，并非小恩小惠，更不是己的幸福，而是有关信仰的慈悲。全书分为“有所依”、“有所为”、“有君子风”、“有神仙骨”等八个侧面，并配以“国学小站”和经典美图，让读者在一次次丰美的国学滋养中，直面人生的考验。



《往来于故土之间》
作者: 托马斯·林奇
出版社: 中信出版集团

在这部半似回忆录、半似文化研究的作品中，作者写到了他的曾祖父，晚年为了土地权益不惜与政府为敌的远亲，还追忆了自己与酗酒的斗争，曾经的女权主义生活以及喜忧参半的婚姻……笔调轻松幽默，始终贯穿深刻的哲学思考。



《天意》
作者: 安妮塔·布鲁克纳
出版社: 作家出版社

出身移民家庭，拥有一半法国血统的知性美女凯蒂在伦敦一所大学任教，她渴望作为一个纯正的英国人融入环境。她爱上了英俊迷人的同事，名教授莫里森，但两人的关系却陷入了一种暧昧的伙伴状态。为了梦想的新生活，凯蒂打破矜持采取了行动。在一场看不见的战争里，她能否赢得莫里森，漠然的天意给了她一个意外的谜底。

回归生命本体的“母语”写作



《在母语的屋檐下》
彭程
线装书局

《在母语的屋檐下》是一卷回归内心和本体的文字，一切都立足于生命的原则，伦理的基点，在人的普遍生活和人情、人性恒常之处款款落笔，做从容、准确、朴实的表达，写出了通透、蕴藉、经典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。

彭程的耐心，使他在处理个人写作资源时，表现得特别的克制、节制，不看到表面之下，不“烂熟于胸”，不真的明白，不痛彻地感受到，他绝不

写。他不写模糊的观察、含混的感受，更不写以偏概全、似是而非的体验。于是，他的文字，处处意象清晰，句句言之有物。所以，虽然取材不过是个个体生命个人生活，但螺蛳壳里做道场，其寓意是大的，写出了典型的心像，写出了关乎人情、人性众生俱感的普遍道理。

譬如《招手》。写他与父母毗邻而居，因为忙，不能每天前去探望，问

安的方式就变成每天清晨在厨房准备早点时推开窗户，向正在楼下院子里散步的父母招手。他写道：“这样，招手对我便有了一种仪式般的意味。做完了它，我才会感到心中踏实，这一天的开始也就仿佛被祝福过，有了一种明亮和温暖。对父母而言，这个动作的意义当会更大。当脚步日渐迈向生命的边缘时，亲情也越来越成为他们生活的核心。”他的叙述，立刻就打动了我的心弦，因为“招手”是每个中年人心中都有的意象，具有象征意义，代表着父母与儿女间、血脉与骨肉间的“呼唤与应答”。因而“招手”的背后，对应着种种类似的亲情联系，比如写家书、打电话、发微信，等等。那么，一个人的“招手”，就有了普天下的经典况味。

其中的另一篇《对坐》，虽然以前读过，但这次重读，依然泪流满面。他写与父母在沙发上对坐时的心理活动，笔致极其细腻，道尽一个中年人，眼睁睁看着赐予自己生命的亲人日渐衰老、无可挽回的苍凉感受，让人怦然心动，生大忧伤，不禁联想到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。背影，虽反向，青春和希望还是在的，预示着团圆和相聚；对坐，虽相向，却是老、病与绝望，最终的分离，不由分说地在不远处等着。“对坐”，又是一个经典的意象，穷尽了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本质，是沧桑和至痛的生命感受，每一个以生活为本的人，都会被击中，内心不由自主地生出大酸楚！好的文字衡量起来其实极其简单，就在于能不能写出经典情感，引起人们心灵上的共鸣与共振。从接受学的角度说，彭程的《对坐》与朱自清的《背影》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，学生课本应该选在一起，对照着阅读。因为彭程的启示，感到面对生命的原则、恒常的伦理，老旧的题材也有日日新的内涵。

彭程坚守在“母语的屋檐下”。在他那里，所谓“母语”，既是来自“妈妈舌尖上”的声音，包括乡音在内的与生命俱来的、承载着历史记忆、感情记忆的出生地的语言，更是回归生命本体，以人的基本情感，譬如乡情、亲情、友情，为创作母题，呈现恒常、深刻的人性内涵，从根本上回答人之所以是人的哲学命题。

他认为，人的这种基本情感，最大的特征，是“连续性”。这种连续性，带给人的是安稳和从容，是一种值得信赖、可以托付的感情所在。父母是不变的，兄弟姐妹是不变的，一日三餐是不变的，这种不变，即对生活伦理有常而连续性的感知与认同，恰恰可以生成并储藏丰富而深厚的人性基因。

在这种理念的支撑下，他“连续”而本分地挖掘和书写，一切都依据自己真实、深刻和准确的体验，像沙里淘金，一粒一粒地积累，终于囊中满盈，金光闪闪，成大气象。所以，他的文字，是质胜之文，都是货真价实的货色，处处有生命的体温和生活的烙印。因而可以凝眸，可以摩挲，可以品味，可以信赖，可以敬重，可以典藏。

事实上，彭程不仅质胜，其文也是胜的。他是“新书话”文体的开创者之一，博览群书、腹笥充盈。但他在写作中，从不卖弄学问，而是撮盐入水，把人文底蕴化为他“母语”写作的内在肌理，让自我生命体验的表达，有时空的回眸、有理性的关照、有他我的对比，因而表达的维度就宽广、深厚了。通读他的这部散文集，我们明显地感到，他的书写，融入了苏东坡的旷达，陶渊明的淡然，袁中郎的性情，肖邦的俊逸……种种质素的融会贯通，使他的文字显得那么儒雅、优雅、典雅，于无声处，美不胜收。

(来源:新华悦读)